

愚谷文存續編

愚谷文存續編卷一

海寧 吳 騫 槎客

詩經澤書序

詩經澤書明義與堵牧遊先生著不分卷亦無序目  
按南岳張夏撰堵文忠公年譜載此書成於崇禎八  
年四月又有禮經澤書五卷春秋說義四卷史論等  
公父子竝沒於軍旅遺書多散佚不傳予向嘗錄得  
公年譜去秋遊桃溪見盧氏茗南書屋所藏公遺集  
凡五冊自奏疏詩文家書家規而外各經解惟列其  
名目而無書今復從徐舍陳子景辰借得此舊鈔本

因亟爲傳錄其副古來名臣賢將帥類多好經術如  
關壯繆岳忠武皆能通春秋大義見於紀傳矧公以  
名進士起家迨國步阽危之日入秉鈞衡出督師旅  
慷慨激烈負回天倒日之志而於戎馬倥傯間猶矻  
矻孳孳紬經繹史不少輟何其志之苦而學之勤也  
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非公之謂與公所著諸經不見於經義存亡  
攷竹垞檢討大約以千頃堂書目爲藍本黃氏闕載  
則朱氏亦不錄予得此書而藏之拜經樓又添一遺  
經不尤可喜也哉

## 棗林詩集序

談孺木先生所著書若棗林外索棗林雜俎海昌外志予皆有藏本國權亦略寓目惟棗林全集十二卷詢訪垂數十年未見頃族孫廷瑞購得舊鈔棗林詩集一冊以眎予凡古近體三百三十餘首卷首列總目無序跋後繫錢朝瑋撰傳一篇未審誰氏所輯詩分體不分卷雖非全豹然吉光片羽正復可珍亟錄其副而藏諸篋衍攷先生身後有黃晦木宗羲之墓表朱近修一是之墓志銘今復見錢大珩朝瑋之傳彼此相較互有詳略至其卒也黃氏墓表以爲丙申

十一月無日當依朱錢二家作丁酉十二月十一日  
爲當且大球親與遊平陽幕其卒又躬視其舍所記  
必可信也先生畢生學問專意於史而於有明三百  
年尤殫極心力國權一百卷稿如束簞雖屢經患難  
刼愆苦志轉篤自謂可以信今而傳後卽其爲陽城  
膠州二公所知重亦以此至高公力薦於朝固辭不  
就蓋見時事日非不足與有爲實其高識迨二公相  
繼野死先生悵悵徒抱遺民之恫拜思陵哭故人間  
關跋涉終於旅館良可悲矣先生旣歿 國朝康熙  
中 詔徵天下名儒開館修明史時館閣諸公共延

四明萬李野先生斯同以布衣參史局壹切咸取衷  
焉成煌煌一代之典而先生已不及預今國權之書  
殘編斷簡間流落於荒村野塾蠶筐鼠箔之餘將恐  
終歸湮沒嗚呼人生文章著述其傳不傳洵亦有定  
命與先生之詩初不欲以之自名讀集中諸作激昂  
感慨寄託遙深卽儕之於河汾諸老月泉吟社之列  
亦奚所不可哉

陸辛齋先生遺集序

昔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鄭康成既爲三百篇作箋復歷攷作者之年世爲詩譜上下古今徬稽遠紹究其出處治亂以觀風雅正變四始五際之微旨莫不瞭如指掌循是以求焉雖黍離之閔宗周麥秀之慨故國千載而下猶使人如聆其聲欬低徊畱連而不能釋然於中是知知人論世之語善讀詩者誠莫孟子若矣邑前輩陸辛齋先生爲勝國遺老感其先人眞如先生之節槩絕意名場不就徵辟放浪爲山澤之遊間寄跡人海

與燕趙酒人悲歌擊筑相應和或逢雅人勝流時亦  
破涕爲笑然青蓮在泥心終不染故一時名公鉅卿  
若愚山阮亭諸公莫不折節定交篇章往復酬唱無  
虛日由是辛齋之名益著并其弟紫度有冰輪二陸  
之目而先生於吟咏尤有篤嗜早歲嘗效梅聖俞日  
課一詩覈其生平所作當不下萬首惜身後多散佚  
卽已梓之帶星堂初二刻自經板燬亦鮮傳本子訪  
求垂數十年所得篇什寥寥恒爲之悵惋去秋偶過  
硤川遇王君仲言出此編見眎蓋皆其手所輯也凡  
古近體詩三千餘首合詩餘雜著共二十卷又按其



事實作年譜二卷參伍攷證多所據依噫仲言之用心可謂勤矣予爲之狂喜旬日始卒業先生之詩沈博古豔氣調高渾有嘉隆七子之遺又多經歷患難其幽愁憂思抑塞磊落之槩往往見諸言外固當爲當代諸公所推重苟非仲言極意蒐訪其不爲廣陵散者幾希抑予更不能無嘆者昔查初白內翰實先生快壻無忝冰清玉潤迨先生老疾則扶持調護沒則經理喪紀惜未及訂定遺集如李漢之於昌黎直至百年之後得仲言而哀香之豈亦如宋遺民之作必埃陸大業張丁程敏政之流而後顯與仲言故貧

士常恨無力授梓以存鄉邦文獻予以爲書不難於刻而難於可傳若是編也安知無好義之士慨然自任其表章之責者姑相與拭目以俟之

抱經堂集序

抱經盧先生之歸道山屈指十八載矣方先生之沒也騫走哭諸寢門葬往視其窆畢封乃去及同人彙刻遺集得之爲獨先他日鮑君以文過溪上之敝廬而言抱經堂集梓成久矣未有序環顧先生平昔交游大半零謝子其可無一言乎騫深謝不敏旣而伏念辱先生之知垂數十年每樞趨請業無少厭倦謬以直諒多聞之友見許晚至有願言與夫子永結爲弟昆之語且先君子碣墓之文實出先生手筆嗚呼是雖欲以不文辭得乎竊觀先生之學原本六經公

洞於先秦兩漢扶樹風骨含咀英華其發而爲文磅礴鬱積牢籠萬有灝灝噩噩日星麗而霞蔚變至於探賾索隱浸淫乎義訓反覆乎句讀開來繼往其勤可謂至矣先生少志卓犖厲操行孝以事親忠以取友廉謹方嚴忼慨懷濟時之略比掇巍科入詞苑出典粵東試視學湘楚思以文章報國俄因言事議左遷旋請養歸遂不復出林居餘二十年歷主晉陽鍾山龍城婁東暨陽等講席所至執經問業弟子之舍恒滿先生教人首重倫品而次學術耳一善言見一善行輒津津道之不去口故被賞識士莫不束脩

自好尤癖嗜典籍幾忘寢饋聞人有異書必宛轉假錄遇亥豕則爲校正而歸焉人亦樂以借之嘗謂士不可頃刻離書譬魚不可須臾離水時以爲名言家貧無負郭之產藉脩脯以給晚主崇文書院浙西人士咸樂其化駸駸有鄒魯之風會權使者晉接禮稍弛先生乃拂衣去而之鍾山時已篤老抱病衝嚴寒道病劇還抵龍城書院而終無何儀徵阮侍郎來視浙學雅慕先生名甫下車卽訪之則先生已謝世爲悼悵者久之噫奚晚景之多轍軻也然而先生著書滿家已足垂諸不朽矧擘摩經傳起廢鉤沈尤有神

於聖賢昔人嘗惜鄭康成未與天祿石渠之選竊以爲藉使先生生於隋唐間與老師宿儒整齊故訓蒐集遺亡其匡贊宏益之切當亦不在陸曹顏孔諸公之亞爰不揣固陋聊抒梗概以諗於鮑君云爾壬申冬十月

讀經題跋序

通天地人之謂儒儒固三才之一乎聖人立言以垂教萬世與天地同其永久六經四子之書布在兩間使人如布帛菽粟日用飲食斯須頃刻之不可離也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聖人作之儒者述之儒之任不綦重與自孔子沒而微言絕復罹秦火之厄漢唐以來掇拾經義箋傳訓詁義疏講解之籍無慮數千百家汪洋浩瀚衆說紛紛自非宏通淹貫識力兼擅之士安能抉擇幽隱而闡發其精蘊斯昔人所以有皓首窮經之歎也竊嘗讀松靄先生讀經題跋之作洵

可稱識超學博能自出精意以發揮先儒之旨非僅從古人脚跟覓生活者比先生自少耽志經術迄於耄老未嘗一日廢學迨庚午重賦鹿鳴蒙稽古之榮爲東南人士領袖今且屆伏生授經之年仍著書不輟誨人不勌豈非希世之人瑞乎世不乏譚經家往往故爲岐說高論以示矜耀又有一二喜新好異指摘瑕纇疑經惑傳一同聚訟先生之書胥平心易氣於古今諸儒之說斟酌衡平舍其所短取其所長無偏黨過激之論至夫推步歷術以及音聲字母之學要自有心得見之明而信之確故卷末附錄諸條以



發明微旨亦非故爲好辨也海昌儒林前輩夙推張  
元祐朱康流二先生先生與相代興殆有過之無不  
及者當事雅重先生名延主鹽寧書院垂數十年登  
弟子籍者累數百人凡經指授咸知鄉方所著錄甚  
富傳布遐邇惟是編尚藏篋衍行將壽梓爲國門之  
懸學者苟能奉爲指南從此沿洄津逮近則濂洛關  
閩遠則兩漢六朝諸儒之說上下古今參伍攷訂以  
相印證而弗爲俗學之歸豈非先生之所厚望者哉

己未詞科錄序

制科之興肇於漢賢良方正文學異等諸科而名目之繁莫過於唐以新舊史及太平御覽文獻通攷等攷之不下七十餘目若雲麓漫鈔所列則多至一百有餘中惟開元十九年博學鴻詞科號爲得人迄乎宋代雖間亦用制科鴻詞等取士大要與科舉無大相遠且名分五等而所取惟列下三等上一二等仍虛其位故士亦不甚以爲重元明以來此科遂廢我朝

列聖相承文教亶敷明揚側陋

聖祖仁皇帝以康熙己未年特開博學鴻詞科以收羅天下賢雋奇才異能之士雖布衣韋帶巖穴幽隱莫不徵求辟薦

上親臨軒制策擢取一二等竝寵以清秩纂修明史良緣上用誠求下以實應於是經儒碩彥名臣傑士一時景集蓋自設科取士立賢無方風雲際會之盛從古罕覩至於今雖去之百數十載使人思慕不衰此少司寇小峴秦先生所以有己未詞科錄之輯也先生於宮諭對巖先生實本生高祖家世清門天挺殊異於書無所不窺習聞掌故其爲是書上自

制詔下及奏疏旁采家傳碑誌集錄記載綱舉目張  
有體有要非特詞科鉅觀洵足備昇平之佳話者矣  
或謂先生自高曾以降累世科第領袖搢紳而先生  
又以詩賦起家稔於先世舊聞藉以發揮前業鼓吹  
休明此猶淺之乎闕先生者也從來有天下者必資  
賢佐唐虞之際岳牧咸薦故臯夔元凱布列在位然  
後成郅隆之治三代而還惟漢最號得人文景武宣  
世名臣輩出若鼂錯董仲舒公孫宏朱雲何武轅固  
黃霸朱邑之倫竝以特制科爲天子拔取凡所對策  
忠言讜論史不勝書降及東京賢良節義之士亦多

出自此科我

聖祖仁皇帝睿謨淵斷度越古今慮專尚制義不足以盡收天下英奇特舉千百年之曠典

高宗純皇帝敬天法

祖以乾隆丙辰年復 詔開博學鴻詞科得士亦竝一時俊傑繼繼繩繩後先輝映迄今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先生被

兩朝知遇之隆敷歷中外垂數十年蓋深有慕於聖主賢臣盛德鴻業古今一揆暇日輯爲是書以道揚休美俾承學之士咸知讀聖賢書而樂堯舜之道通

經博學以無負

盛世作人之化此則先生之素志故竊以謂若徒以  
摭遺聞傳軼事如昔人衣冠盛事桐陰舊話之所爲  
猶淺之乎闕先生者也騫山澤耑蒙辱先生命俾之  
一言謹摭其蠡管以附末簡云爾

初白先生年譜序

查初白先生年譜一卷予友陳君奉弢手輯奉弢爲先生外曾孫母查孺人先生弟某女孫也夙通書史熟諳家世舊聞奉弢幼孤稟慈氏之教以有成居恒耳目濡染斷蔥截髮之餘側聞緒論輒謹識之積以歲月而成是書故於先生出處事跡皆信而有徵無少文飾先生學博而志宏少年足跡半宇內於書無所不窺卓然爲當世儒宗所著周易玩辭集解及敬業堂全集並錄入

欽定四庫全書而詩學尤爲海內談詩家首屈一指

長洲沈文恪公輯別裁集亦極推許近武進趙雲松  
觀察撰十家詩話

國朝惟推梅村敬業二家且謂先生直可繼香山劔  
南之後二公非如世之徒徇鄉曲之見者蓋天下之  
公言也古之人誦其詩必論其世此年譜之所由興  
香山年譜有陳伯玉及汪立名本傳世放翁年譜則  
雲松著之而錢竹汀宮詹亦著之獨先生未有年譜  
不無闕典顧從來作年譜之弊繁者每失於蕪簡者  
又嫌於漏奉峩是書攷核詳審而紀載謹嚴可謂簡  
而有要不蔓不支旣以憫北堂之思又可爲讀敬業



詩者得知人論世之概其與陳汪錢趙諸公書竝垂  
不朽無疑也是爲序

霏雪錄題詞

今春偶從書舟收得舊鈔霏雪錄上下二冊前無序  
目不分卷末有胡謐張文昭二跋亦不言若干卷按  
千頃堂書目但載鐫續霏雪錄亦不著卷數豈當日  
本未編次邪其書於元季明初諸公緒言佚事摭拾  
頗多而攷核論議皆詳允不支雖有一二偶不檢照  
如以柳公度之壽爲子華之類要不足爲全璧之瑕  
在明人說部中洵爲簡覈可觀故著錄家往往采引  
其書惜展轉傳錄其中舛譌脫落不勝悉數予間從  
通介叟借得小山堂舊鈔本細校卽此本是也然譌

舛大略相同聞仲魚孝廉言黃堯圃主事有藏本當  
更從借校庶幾可稱完善耳通介叟鮑姓名廷博歛  
人世所稱知不足主人者也與予以文字交垂五十  
年君長子五歲知予愛霏雪錄卽檢以見貽觀其手  
校筆畫端謹挺秀無異少壯誠可謂 熙朝之人瑞  
矣并記於此以示勿諉後有得者尚其珍之嘉慶壬  
申曝書日書於小桐溪之後富春軒時年八十

## 西夏書序

松靄先生博學好古著書滿家爲東南學者所宗雖  
壽登耄耋神明不異少壯望之若仙往嘗著西夏列  
傳以補史氏之闕頃復續成世記二卷載記五卷年  
譜一卷攷三卷合前列傳四卷裒然爲完書騫受而  
卒讀深歎其網羅之富而致力之勤也西夏自五季  
擾攘據有銀夏綏宥諸州地旣而日漸開拓迄宋寶  
慶末爲蒙古所滅首尾二百餘載世爲邊患當元昊  
之僭號稱帝尤極狡猾倨悍於時宋上有仁廟之令  
主下有韓范諸名臣良將帥嘉謀碩畫僇力一心張

方平夏竦輩平戎之策屢建卒莫能翦除摧殄寢及繼世向背靡常金幣割地之舉略無寧歲遼金亦乘其疲弊遞相寇擾而宋益不支人第知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元不知其受西夏之累亦不減遼金耳嘗聞邑前輩朱先生一是之論曰西夏若保吉德明之反覆曩霄之桀傲相繼爲惡靈州以西如人之有疽在脅肋徑寸而全體血脈爲之衰耗其歷年僭位之久幾與宋歷相等夫豈偏隅小醜之比顧元初修史史遼金而不史西夏西夏而傳則遼金亦傳可也後之考史者每思補輯西夏書惟是世遠年湮記載闕

略訖未有成緒卽若通考所載西夏須知西夏樞夏  
哨斯囉傳陝西聚米圖經元祐分疆錄劉渙西行錄  
等舉莫可考而香祖筆記所云王槐野家架上之夏  
國書閱之三旬而始遍者究亦尚在傳聞疑似之間  
先生此編譬收奇珍於羣玉之府探遺珠於百丈之  
淵可謂信而足徵簡而有要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有馬者借人乘之夫借馬事微聖人猶謹識之矧  
一邦之典有關於朝章國故治亂興衰之鑒者哉先  
生不以婣陋屬之一言於是乎書

蓬廬文鈔序

昔宋羅子蒼有言今之學者不參六經而拾韓柳歐蘇之緒餘筆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馬遷班固之近似賦咏者不能三百篇離騷之雅奧而唐人章句之是尋故皆只襲前人腳迹不能專門名家未免爲擔頭看花予讀亡友周勤補孝廉蓬廬文鈔而深歎其學之博才之膽初不從古人腳迹求生活者蓋君之學以六經爲根柢子史百家爲枝葉所謂本之固者其實懋是以所著皆體大思精閎深奧衍能發前人所未發集中若周年世攷纚纚數千言上下古今疏通

證明未嘗涉於雷同勦說可謂有裨經術又如史記  
首黃帝說以爲史記首黃帝非其本意也觀五帝本  
紀論及自序再參之封禪書可以知之論云學者多  
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  
文不雅馴摺紳先生難言之於五帝中提出尚書言  
堯百家言黃帝抑揚自見自序推本尚書春秋而曰  
卒述陶唐以來者明乎刪書斷自唐虞前此宜置勿  
論今之託始黃帝則以漢臣而作史記義例當如此  
也何則漢自高祖起事卽祠黃帝於沛庭追孝景之  
世竇太后好黃老文帝及太子皆篤信黃老然則黃



帝者當代天子所祖述憲章之帝也而作史之年適當太初元年明堂改建諸神受紀之時正用黃帝迎日推算之法此而不首黃帝不特爲下而倍上亦豈臣子將順之道哉故十二本紀以今上直接黃帝其先後一揆也又嘗謂陳承祚作三國志帝魏而主蜀審時度勢亦有不得不然者承祚身爲晉臣晉受魏禪不得不以統系於魏第取其書反覆諦觀陽若尊魏而陰實予漢其於先主志獨載羣臣翼戴武擔祭告皇天后土之文何等堂堂正正所謂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與夫惡直醜正者

不同年語矣特作季漢職官封爵二考以補司馬紹  
統續漢志之闕凡此皆其卓見遠識超越前古非拘  
拘於尋章擿句之士所能望其厓略是以遊歷所至  
多爲老師宿儒所傾倒而大興朱文正公尤重君品  
學每爲引薦迨公方正揆席則君已謝世不及預承  
明著作之任亦其命也夫君平生撰述等身已刊行  
者僅什之二三其餘各種及詩文集未授梓者尚什  
之六七藏於家且捐館十餘寒暑喪在南榮二子貧  
躋未能卜兆以安體魄昔者揚子雲以太元法言授  
弟子侯芭卒侯芭爲之起墓服喪而太元法言亦賴

以傳君少孤家貧力學長年客遊四方平生於師友  
風誼尤篤又安知無好義若侯芭其人亟爲之料理  
者乎爰書之以引其首簡嘉慶辛未夏四月識時年  
七十又九

水墨齋詩序

予於荆南吟社諸子交黃君柿菴最晚而意獨親於其詩也見之亦不多而獨許其可傳蓋詩發乎情而貴乎真亦關夫品地之超卓襟抱之高曠柿菴爲人端慤有志操不慕浮華篤於山水友朋好讀書工詩善畫布衣紉履歛傲煙霞凡任臺杜榭間無一日無其迹又有才女快壻晨夕相唱和雖龐公之高致東野之閑逸度無以遠過故其詩若太空之雲卷舒自由而不涉摹擬雕劇之跡試觀集中諸作皆春容淹雅乍讀之如不經意然而恒情俗態無一字點吾筆

端具見其真且高昔人云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  
應無盡無又如雲林之畫蕭疎澹遠筆愈簡而趣逾  
永斯其所以爲水墨之詩與予與柿菴契闊者六載  
昨歲復相晤於墨陽山館握手言歡相對若夢寐臨  
分出此稿屬之一言予文烏足以爲柿菴重顧惟夙  
昔相契之深今老矣雲山悠邈歲月以往更面何時  
爰書此以引其端亦聊以寫拳拳之意云爾嘉慶辛  
未秋日

拜經樓詩集續編自序

予以嘉慶癸亥春哀次舊稿得古近體詩千餘首爲  
拜經樓詩集十二卷梓以問世距今又將十載撫拾  
殘賸復得三百餘首爲續編四卷附詩餘一卷曰萬  
花漁唱續授劄氏噫是亦不可以已乎憶予自少癖  
耽吟咏每遊武林輒喜從諸名宿譚藝嘗聞諸堇浦  
杭先生之言曰吾人讀書修業要使他日一言一咏  
有可以刻而傳之者藉以自攷其得失非求勝于人  
也間復論及詩道之源流先生曰浙中詩派夙宗唐  
音蓋源自雲間昔陳臥子先生爲紹興司李名重于

時吾杭西陵十子咸從問業各得黃門之一體嗣是西河竹垞諸君皆宗法唐音與新城尚書遙相應和自吳孟舉陳言揚等三數公專以宋詩爲尚學者靡然從之于是浙西風雅幾爲之一變苟有好學深思之士起而振之力求復古安在其不可復還舊觀也予深韙其言迄今忽忽猶昨日事屈指先生之歸道山且四十載矣先生文章學術爲世所宗仰積久彌光惟予少旣失學晚益頽廢無成微特昔賢涯涘末由津逮卽欲希風前輩亦復譚何容易有負于先生之教誡者不亦多乎梓旣成漫書數語以識內媿王

申孟春穀日八十老人騫自題



扶風傳信錄序

康熙中義興許生遇狐仙胡淑貞事世競傳說而文人學士登諸載記如王漁洋居易錄鈕玉樵觚賸徐竹逸會仙記新舊宜興縣志等不一而足均未免參差譌誤所謂傳聞異詞也友人任茂才安上示予一編曰敘事解疑視之卽許生大父可覲親筆著錄皆其祖若孫當日身與諸娃晨夕往還問荅餽遺之事年經月緯排日按時晦明風雨歷歷無爽較得之傳聞者爲確鑿可據惜可覲雖老諸生通文義未及援據史傳叩以當日宮闈之事如伶元之遇通德使人

有占燈擁髻之感又不能博徵仙典究論還丹度世之術而所記皆尋常世俗雜務且其辭不達意者間亦有之爰稍翦其繁蕪并取詩辭之近雅者著扶風傳信錄一卷非敢效睽車幽怪之所爲庶不致傳譌於後世云爾顧其事更有可異者昔東晉時陽羨許彥遇鵝籠書生於綏安山下離奇詭變至今人稱道之乃扶風之事又出於許仙邪神邪鬼邪幻邪何其獨與譚馬之有良緣邪漫書數語以引其端

秦小峴先生七十壽序

竊嘗瀏覽前人詩文集每見一二山澤之臞巖棲谷  
飲枕石漱流放浪於山顛水湄者間多壽考長年唱  
酬歌咏流於篇籍傳諸好事往往而有至於顯榮貴  
達居廟堂之上非乏期頤碩德之英地望旣懸事功  
各異等而上之則銘勒敦彝次亦聲施竹帛自有不  
朽者在要無藉乎散人畸士之敷揚所謂鐘鼎山林  
之不同也唯唐之白太傅宋之杜祁公富韓公文潞  
公司馬溫公諸賢勲業文章卓爲當世所推重而又  
通懷樂善喜汲引寒峻雖處廊廟之崇未嘗一日而

忘江湖之樂迨乎晚節優遊里社累舉齒會若九老  
睢陽耆英真率之等載於詩文傳爲圖續不一而足  
至今膾炙人口爲曠代之美談自時厥後此風亦未  
易數數覩以騫所知若今少司寇錫山秦公小峴先  
生之品度殆可以庶幾前哲者與公以詞賦起家經  
明行脩博通古今而長於政事受

兩朝特達之知敷歷中外垂數十年忠勤惕勵如一  
日顧素志廉退恒懷止足之分前歲未屆懸車輒引  
目疾上乞休之章

天子方深倚毘優詔慰畱以目疾易平痊日仍著來

京供職自非公之忠誠直諒久荷

主知焉能得此公歸之日天下想望風采不啻景星  
慶雲養攝餘暇日與友朋山水尋舊盟續古懽家有  
園亭水木明瑟介在平泉獨樂間花晨月夕逍遙交  
酒以咏歌太平不異諸公在洛下時其高致邁俗又  
如是公官吾浙最久仁風惠績尤不勝紀嘗脩三賢  
堂於西湖又葺白公祠紫微山而爲之記人皆謂公  
洵白公後之一人而騫則以爲猶未足以槩公也從  
來大德享大年公清德令聞久著朝野且精明純固  
起居言動猶少壯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昔杜畢

富文諸公多登大耋是以歐陽公觀五老圖詩曰白  
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方之於公當無二  
致然則爾日香山履道之初筵卽他時洛社耆英之  
權輿也無疑矣今春孟陬良日值公嶽降之辰騫素  
辱公之知不敢効祝嘏泛敘略攄蕪陋隨浙人士後  
以介一觴焉公其將笑而頷之乎

釋戣

戊辰冬過叔未八甌精舍出觀此器形類於削度以  
漢慮倂銅尺得內廣二寸二分長四寸四分內之末  
兩開作句如兩足相刺尺援近內處廣四寸二分長  
尺一寸重廣法

兩 錢此蓋古之戣也書顧

命曰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  
傳曰戣瞿皆戟屬騫按戣瞿之制與戈戟同類則援  
當衡出刃不上指說文所謂平頭戟也第戈戟有內  
有胡有援而戣瞿有內及援而無胡戈戟內與援皆  
有小方空以束秘此戣內有二方空援近秘處復有

二圓空皆所以固秘而不使有掉蝟之患也古之用  
戈戟於陳衛者多兩兩相比顧命曰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墀凡左傳曰二執戈者前矣是以古戈之  
有文字者或在左或在右以爲識別戮瞿則一人執  
之以立於東西垂故兩面有花紋而器亦較戈戟爲  
大或曰如子言安知其非瞿也曰按說文戮从戈癸  
聲癸字象人兩足刺刃之形故曰承壬以足而援又  
如矢所謂陳揆於癸可以揆度者此非特諧聲亦有  
象形之義故知其爲戮而非瞿也叔未收藏三代鐘  
鼎彝器尤精攷論未審以斯言爲有當否



漢雞鳴戈說

叔未又得古戈青綠深厚制作甚醇古有胡有援獨  
無內援廣一寸五分長五寸胡長三寸胡之內有柱  
圓如筍長四寸中虛可以納秘柱端有梁翹然若雞  
之冠援兩面皆花紋又有兩目若雞之眼柱上亦有  
花紋及二目援之首全作雞喙之形攷工記冶氏爲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子戟  
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  
予所見古戈無慮十數凡內胡援三者皆具內與胡  
又皆有長孔或三或四以束錮其秘此戈獨無內及

孔蓋以秘納於柱中自無搖掉之患故無庸作內及  
孔與攷工又曰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今以秘納  
柱則倨句合度自可無折前不疾之患與然則此戈  
實漢器而可爲古經之疏證者予故直名之曰漢雞  
鳴戈而繫以說如此

## 雪夜授經圖記

雪夜授經圖橋李文子后山爲予友陳茂才半圭作也半圭少孤家貧母查孺人苦節教撫以底於成爲人勤學好問早歲補博士弟子經明行脩閭黨咸稱焉蓋一本於聖善之訓也孺人爲少宗伯橫浦公女孫而內翰初白先生其世大父也夙嫻內則稟詩禮故教子尤有法昔初白母鍾淑人忠惠公孫女通明有志識贈公逸遠先生長客游四方淑人以慈母而兼嚴父恒以崇碩學略才華誨督諸子緣是初白兄弟皆有聞於時若孺人之早歲嫠居不辭凜冰茹蘖

之苦而爲畫荻九熊之事其境地遭逢視淑人更何如邪今孺人年開七秩而神明不衰勤操作如少年蓋天之所以報賢母者猶未艾也古人於忠節孝義事往往著之丹青以傳永久如鐫子政作列女傳顧長康爲之圖畫迄今猶有存者然則是冊也雖垂諸無窮以爲世勸而可矣

## 金提控印考

偶得古官印二一曰總領提控之印度以漢慮僂銅尺方三寸四分重廣法一十六兩一曰副提控印方二寸五分重一十六兩背右方刻副提控印二印左方製造年月多繡蝕莫可辨識蓋竝金源印也考金史百官志凡職帶提控者甚多大抵係虛銜兼職惟專稱提控者志雖不甚詳當爲統兵大員品秩與都統元帥相差續文獻通考金元帥從一品元光時招義軍設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爲總領吳門袁壽皆藏一印曰提控之印背刻正大二年十月日大名

行部造按金史宣宗紀興定二年夏人犯龔谷提控  
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此又提控與副提控統  
師之明證也歙縣汪慎儀藏一印曰提控所菜字印  
背刻興定元年造歙此類乃如史志所載提控規運  
薪炭使及提控關鍵提控鈔造引紙提控案牘等皆  
五六品以下之散秩無預乎軍旅之事者余文房所  
收宋金官印宋二曰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山左金石志以  
爲曲阜顏氏藏者誤曰招撫使司印金印三曰勾當公事之印  
背刻正隆四年造山左金石志作宋印誤曰總領提控之印曰副提控印  
其他所見宋金印亦不少惟唐時官印自金陵男典

書丞雞林道經略使摹本外頗不多見嘗觀唐舊說  
禮部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卽於石  
上碎之故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詩曰移石  
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此又可供論古者一  
解頤云

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

平湖本海鹽縣東境明宣德中始析置邑有當湖在城之南卽古東武湖也亦曰東湖周四十里汪洋浩瀚流分九派東西南北無所不達而西南尤盛實諸邑之襟喉也原西南地勢海鹽視平湖稍高迤邐而西至海寧則尤高直至石門仁和綿亘五六百里間其形類鉢盂之頂棋局之中心又無深溪大壑之渟蓄惟仰藉此水以資灌溉自乾隆元二以來水勢漸縮然未經大旱亦未甚告病至甲辰乙巳間浙西頻年旱暵當湖之水自救一邑且不暇焉能波及他邑



故鹽寧以西諸邑尤困每遇六七月間無論支流涇  
汭皆化爲斷港絕潢而田疇數十萬頃彌望悉爲焦  
原槁壤小民奔走告災無虛日上官惟事仰禱于天  
卒莫知俯察于地予夙聞平湖有虹橋堰者在當湖  
東北四十五里曰後庫港之側逼近松江府華亭縣  
界上承三泖之流潮汐直貫虹橋西注當湖支雖九  
派而西南與鹽官之谷水合故宋祥符圖經有谷泖  
之稱不知何時虹橋傾圯村民初設舟爲渡旣而築  
堰又且日漸填塞侵占成平地幾迷失其故跡此水  
不通則自平湖以西諸邑皆不免涸轍之憂而更不

第此也卽三泖潮至此無所消泄銀山雪浪反逆折而東衝擊田廬近華亭數十里間亦深受其害蓋當湖實泖水之歸宿不通則彼此交困嘉興府柳志謂當湖三泖所自出不知三泖本發源于松江上海江海交流滙入于當湖故曰當湖實三泖之委輸而諸邑之襟喉也予旣深知虹橋堰之斷不可築柰所居越在鄙遠又無親民之責且工興事鉅徒手奮呼于何能濟念尚可與圖者有執友二人一曰陳君映千一曰張君卅如二君皆懷經濟才又與予爲莫逆交丁未夏映千適權平湖訓導事予亟遺書屬轉述于

邑宰遵義王君恒君勘得其實發丁夫星夜具畚插從事而愚民猶有撓之者君弗顧趣決之水果沛然而至且築橋以通行旅是歲自平湖以西諸邑雖未卽暢渥幸皆有薄秋然苦經費未充僅就平邑士民捐輸三數百金以集事固未暇爲永久計也越歲己酉夏旱尤甚遠近益惶惶予細訪知虹橋堰雖開然決口猶淺隘蓋疏洩濬導之功非有大力者不辦時川如方在大府琅公珩幕予復致書俾懇請于琅公遂發鹽運使帑金命大員往督其役于是萬姓踴躍歡聲動地鳩工誅石尅日告成事橋之規制視舊旣

加擴并勘明民間平日所侵占水道而盡疏浚之于  
是水大至川瀆皆盈而朝朝夕汐往來順軌是秋卽  
告豐稔迄于今二十餘年訖無旱潦之患者賴有此  
水之濟也按尚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泖本出  
三江之口西入虹橋趨當湖一支西南入海鹽復經  
海寧石門仁和滙于塘栖南達省會之北新關北流  
入太湖太湖卽震澤也計程六七百里雖古今水道  
或未必能悉符神禹之故跡然或可因之以想見其  
彷彿又魯應龍閣窗括異志謂當湖泖港至今直通  
太湖斯尤其確證與橋中高四丈廣一丈長四丈八

尺南北二旁衛以石堤各十餘丈下作三星可通巨  
編橋東數十武復建石礮二各高數丈以禦大汎之  
潮勢予以嘉慶戊辰秋躬履其地目驗之凡潮長之  
痕尅其橋柱約高至五六尺規製宏壯允爲東南之  
鉅防而諸邑之永賴矣是役也蓋實費帑金不下鉅  
萬爰詳著其顛末庶後之言浙西水利者有所攷云  
映十名焯烏程人鎮海訓導川如名增江南桐城人  
烏程主簿相國文和也嘉慶己巳秋日

案虹橋堰實東南數邑水道所關而平湖縣新舊  
志載多不甚詳晰故著錄于此後之脩志乘者更

審察焉

愚谷文存續編卷一

三五

星倉吳氏  
藏書

## 寒庖錄序

予友荆溪陳君景辰博學多聞著書甚富嘗爲續太平廣記三百卷蒐奇集異稿如束筍繫積几案間以問序卒卒未有以應之此寒庖錄四卷亦其近著之一種所列多荆南土產而又能自出新意和調五齊取少陵寒庖有珍亨意大抵爲晨餐夕膳之良佐也景辰少孤家酷貧母陸孺人夙厲冰操茹荼教子閭黨嘖嘖稱其賢景辰事奉尤孝謹藉筆耕爲養而甘臚必豐腴精潔有如束廣微之所云者卽以是編而類推之其於無形之視聽又何如邪昔漢茅容殺雞

奉母自攜脫粟與客共食爲郭林宗所歎予竊以爲子則孝矣母宴然享之忘其爲慢客視陶侃母之截髮以畱賓者相去不已遼乎吾聞陸孺人教其子自少嚴而有法稍長卽令負笈四方從當世賢豪長者遊賓客有過之者必使連畱歛洽竭盡恭敬躬視中廚雖老不少懈故景辰之名恒不去於士大夫之口而學業亦日進蓋其浸淫於斷蔥之教也深矣往時袁簡齋作隨園食單傳於好事見者未嘗不爲之朵頤然而以口腹之奉窮殫物力僅可爭勝於何曾王石輩安足與斯編竝論哉



## 秋鶚詩鈔序

秋鶚詩鈔者郭溪徐子之遺詩也徐子名潛容泉其字別字秋鶚生有雋才弱冠補博士弟子著聲膠序間年二十六而卒無子有遺稿數帙其兄瀛手以眎予披之至再歎其才思敏贍筆力清矯不羣殊有過人之秉惜嚮來相距一衣帶水幾交臂而失之瀛因備述秋鶚自少穎異長而刻苦好學詩文下筆數千言如夙構頗爲老師宿儒所矜許顧體羸善病又連不得志於場屋益發憤自厲揣摩掣索窮晨夜不休家人屢勸之弗聽疾旣劇猶作詩寄兄往復敦勉

垂百十韻於戲其亦可悲也矣昔唐李賀蚤年攻詩歌爲韓吏部所知每出遊命奚奴負古錦囊自隨終日苦吟得句卽投之其母曰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果二十七而夭李義山爲撰傳杜牧之序其集云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奴僕命騷今秋鶚年又少於賀一歲賀猶爲奉禮郎秋鶚竟以逢掖終何天阨才人一至是乎抑其間修短窮達之數雖造物者亦不能操其權與然人生上壽不過百齡蒙莊氏有言莫壽於殤子而彭佺爲天使賀無才卽躋期頤踰耄耋其視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又未知孰爲短長也

而蒙更有所未喻者賀詩每喜爲幽奇怪異荒虛縹  
緲誕漫不經故論者有鬼詩之目其短折固宜秋鶚  
諸作率皆春容莊雅風格一循正軌未嘗激於幽憤  
怨刺而亦不失溫柔敦厚之旨乃遽赴玉樓豈帝所  
誠急此才耶大抵古來神童夙慧抉摘天巧刻露靡  
遺者均爲生民所忌故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名不  
挂朝籍而死胥坐是哉瀛爲子女孫之夫屬爲選定  
其稿且乞一言以引首簡自惟衰庸頽墮要無足以  
張秋鶚世有韓杜諸公當必能擊節契賞於風塵之  
外也夫

愚谷文存續編卷一

愚谷文存續編卷二

海寧 吳 騫 槎客

四書經疑問對跋

四書經疑問對八卷元董彝編原跋云右四書疑八卷其□□所發明相傳以爲進士董彝宗文所編第恐石氏所稱程子之說未免有殊已專書達本人冀有以補其未備訂其譌舛以求真是之歸幸甚至正辛卯仲夏建安同文堂謹啟騫按此書乃元至正時坊刻本而朱氏經義攷二百四十七經解類載董彝經疑問對十卷引黃虞稷曰元董彝編云云又二百

五十六四書類載董彝四書經疑問對八卷引繆泳  
曰彝常熟人成化壬戌進士二書竹垞皆著未見殆  
未經目覩元刻之誤歟攷千頃堂書目經解類載元  
董彝四書經疑問對八卷又經疑十卷注彝字宗文  
樂平人元至正領鄉薦入明爲國子學錄又云一本  
合爲一書然書目於明之董彝卻無著錄竊疑四書  
經疑問對四書疑實止一書今攷元刻於卷首第一  
行有題四書經疑問對者又有曰四書經疑者曰四  
書疑者曰四書擬題經疑問對者此皆坊間人刻書  
參錯不檢之過而黃朱二家均不免譌以傳譌耳

谷神子注道德指歸跋

詳玩書中似本無論字

右道德指歸論谷神子注十三卷平湖屈含漪茂才

所藏舊鈔本攷晁氏讀書志云唐志有嚴君平道德

指歸論四十卷

按唐書藝文志實止十四卷蓋晁氏譌倒

谷神子注十三

卷馮廓注此本卷數與廓注同題谷神子而不顯名

疑卽廓也又按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得其族人所貽

錢叔寶家鈔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

之饑也至信言不美四章

當作六章

與總序相合焦弱侯

作老子翼亦未見此真祕書也竊詳玩此本與也是

園所載卷帙相符明末胡孝轅等取道德指歸論六

卷刻入祕冊彙函卷末人之饑也以下六篇闕今此  
本俱全併可補其佚宜遵王珍爲祕冊而陸放翁謂  
玉笈道藏書二千卷以道德指歸爲第一也嚴氏指  
歸旣闕一卷至六卷此本又取唐元宗元德纂疏冠  
於七卷之前以補全豈亦谷神子所爲耶谷神子注  
刻本今惟道藏中有之此本亦似從彼傳錄者視卷  
首編排千文能六能八字號可見第魚魯尚多又若  
晁氏讀書志謂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  
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之類今此本仍  
與河上公王弼諸家注本相同則又不可解敏求記



本今歸吳趨黃蕘圃處安得借道藏刻本及蕘圃本  
合而契勘之尤爲全嫩矣

宋槧陳古靈先生集跋

舊藏宋槧古靈先生集世所希覩字倣歐柳紙若銀板墨香可掬宋令云凡遇濮安懿王諱則爲字不成此書中於廟諱外兼避濮諱尤足徵其慎重自明以來若謝在杭小草齋及曹秋岳古林舊鈔本予皆取以手校大抵俱從此本傳出故其所闕字皆與此本相同兩鈔本前俱有古靈年譜宋槧本無年譜而有使遼語錄一篇則鈔本俱無其間雖不免漫漶然猶可據以考史按宋史本傳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異於常不卽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考使遼

語錄云閣門祇候祁純古來問勞臣等排備伺

關四

傳諭次館伴使副依前送到坐位圖子

關廿二字

畱番使

例坐次臣等卻送與生辰番使

關四

等坐位圖子請

依此近例坐次往還計

關四

歸次館使副差人傳語

云若不依

關五

田番使例坐位使臣要回闕下臣等

荅

下關不

坐位未定已白兩府云未欲奏知且

關五

來商量若不依此坐位恐聞

云

此錄所載視葉祖

洽作公行狀尤委曲詳盡可相發明蓋公此行實存

朝廷大體可謂不辱君命故撫錄大略於此

宋槧王梅溪集百家註東坡先生詩集跋

東坡先生詩集舊有王梅溪集百家註施德初與顧景蕃合注二本但稱爲王注施注王分類施編年王注有坊刻及茅維朱從延等刊本行世故行本較廣施注頗少宋商邱得宋刻不全本屬邵子湘馮山公等刪訂補注而刊之吳下論者每以分類編年及體例定二家優劣至王註之疎略挂漏則時行百家註多經後人刪薙竝非王氏本來面目此本予舊藏乃南宋建安萬卷堂刊梓家塾蓋卽文獻通攷所稱建安本也書分卷二十五門七十八卷數門類亦與

時本夔然不同其註則較時本幾多什之二三卽如  
定惠院海棠詩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  
有次公曰言不待金盤之盛而薦於華屋之下時本  
皆無之二月三日在黃州點燈會客試開雲夢羔兒  
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註子仁曰先生又有獨酌試藥  
玉船詩云鎔鉛煮白石作玉徒自欺琢削爲酒杯規  
摹定州瓷此段時刻亦刪去讀者皆不知藥玉滑盞  
之卽藥玉船且前詩快瀉二字正可與滑盞互證益  
見坡詩用字之妙若斯之類尚不勝枚數至其楮墨  
之精書體歐虞字如銀鉤鐵畫凡皇朝御聖等字註

中皆敬空卷首有朱文鈐記云慶元路提學副使邵  
曉理書籍關防凡十四字蓋元時曾以充慶元路官  
書爲儒學副提舉所掌收亦可備典故又有朱文長  
印云濮陽李廷相雙檜堂書畫私印又知在明曾爲  
濮州李文敏司徒藏書文敏宏治進士閱今亦三百  
年矣商邱宋槧施註不全本今歸大興翁覃溪鴻臚  
金閭黃蕘圃主事復得宋槧施註和陶詩二卷若宋  
槧王註而卷帙完善者此外不聞有二本往桐鄉馮  
星實方伯輯蘇文忠詩合註嘗屬其戚項根堂借觀  
予欣然應之而根堂中閣不以眎星實未幾下世竟

不及一見未免遺憾云

案馮君合註蘇文忠詩凡例云嘗見元刻王梅溪集百家註稱之曰舊王本觀其卷數門類與此略符惟總目間有一二不同當是元時翻刻本凡例又言或云末卷和陶詩余未見未審果何如予家宋槧本總目並不載有和陶詩大約附刻和陶詩而又註之者則惟有施註耳

舊搨保母甄跋

保母甄宋嘉泰中始出原誌久入祕省後世模刻不知凡幾此本爲予舊得前裴用崇正年中卷牘鈐以官印知必非近代搨本間考姜白石保母甄跋原刻止十行而此溢二行且每行字數亦不同然細觀筆法猶精警不失古意與近時摹刻本眞然不類若姜跋所云雙字之掠夫字之磔載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畫疑爲大令所自刻者神理猶髣髴可尋而輓近搨本無一足觀予旣得此雖未能身到蓬萊第一峯當亦不減笑椎畫鼓過江東矣趙吳興



云世人欲學書不可無此後人得斯帖者尚其珍之

北魏高貞墓碑銘跋

孫淵如觀察自德州以北魏高貞碑見寄碑高六尺餘上有篆額高尺餘碑正書無撰書人姓氏其文略曰君諱眞字羽眞勃海脩人也祖左光祿大夫勃海敬公式誕文昭皇太后考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莊公卽太后之弟二兄也弱冠以外戚除祕書郎遷洗馬不幸短命春秋廿有六以延昌三年口月遘疾卒於京師贈驩驤將軍營州刺史給東園龍輜諡曰懿銘後署大代正光四年歲次癸卯口管黃鍾六月

下闕

騫按貞蓋高颺之子肇之弟考魏書颺四子三女皆

生於東裔其女爲孝文皇后孫女爲宣武皇后故累  
世貴盛貞之名獨未見於外戚傳此亦可以補史傳  
之闕北魏時碑顧氏金石文字記載孝文帝弔比干  
墓碑云文及書俱不爲工而尤多別體歷數甚詳今  
此碑別構之字亦復不少如以龍爲驪亦見高  
湛碑裔爲  
寰逮爲遼冕爲冤暉爲暈在爲匠盛爲威砥爲砒礪  
爲礪膺爲膺符爲頽陰爲陰戚爲儼郎爲郎儀爲儀  
備爲徇渠爲渠從爲縱瑤爲瑤遷爲遷聯爲聰寵爲  
寵短爲短旌爲旌嘏爲嘏厥爲厥局爲局矯爲矯旂  
爲旂又有卞獸禁三字不可識錢宮詹金石文跋尾

載北魏高植及高湛碑皆近時德州運河岸圯出之  
植湛竝肇子則貞之碑當亦從德州獲之者與

梁紹泰甄研銘跋

梁紹泰甄研本吾邑插花山馬寒中上舍得自吳興  
朱竹垞檢討爲之銘并序載曝書亭集寒中沒研仍  
爲吳興沈氏所有迄今又將百年予鄉陳剡生茂才  
復購得焉間以眎予甄色蒼而潤質堅細無異端坑  
之石高八寸半廣六七寸不等厚寸餘兩面均有剝  
蝕寒中命工就其凹凸處琢而爲研致極古雅左伴  
作懸厓一老梅橫榦環繞研池而達於右背有服翼  
九迴旋翽舞銘鐫於上方服翼空隙又刻宛陵呂建  
侯琢六字按建侯旌德人琢研名手也竹垞銘凡八

句竝眞書第六本云其背有黃龍研作製自唐飛梁  
餘悉與集同唐飛梁蓋梁陶人姓名正如古甄之景  
師蜀夫蜀師之等此句似較集爲優然紹泰紀年及  
唐飛梁姓名皆未見蓋字具別甄寒中第擇其完好  
者琢此研耳自梁敬帝至於今已千二百數十載一  
族之微展轉流傳得道電光劫火之餘而入於好事  
之手其間似亦有定數而剡生獲此非直有楚弓之  
慶且爲研林添一掌故不更可喜邪

唐好時縣石刻心經跋

右唐好時縣石刻心經陳受笙明經從關中拓本遺  
予經凡十七行三百二十三字竝正書後署永隆二  
年五月四日雍州好時縣佛弟子強三孃爲亡夫及  
父婆男女眷屬敬造彌勒世尊觀音地藏二菩薩及  
鐫般惹多心經口男張万基弟缺按隋末梁師都唐  
中宗閩王曦竝有永隆紀年此永隆當爲唐中宗按  
本紀調露二年庚辰八月改元永隆永隆二年卽調  
露二年辛巳是歲十月又改爲開耀元年此刻立於  
五月故仍曰永隆受笙定爲唐刻當不誤也隋人最

多造像至唐猶然此刻蓋婦爲亡夫造佛像鐫經以資冥福父婆當卽舅姑之別稱也原石今在乾州興化寺壁壁下上截尚有佛像三不能拓三象者豈卽所謂一世尊二菩薩邪錢塘馬太常履泰視學陝右見而取置署中未幾仍送還此刻楷法遒秀頗有歐虞聖教之意惜前人皆未見著錄文房得此亦可補金石之遺也



蘇文忠公鹽官絕句石刻殘字跋

蘇文忠公鹽官縣四絕句石刻昨歲吳山上人家濬溝得之惜斷缺僅存四十五字不全者九字并刻石歲月亦不可考吾友陳孝廉仲魚購以歸予予不敢自私亟倩善手鈎摹別勒貞石啣於安國寺壁庶與西湖表忠觀碑竝垂不朽亦鄉邦一佳話也其序次先北寺三首而後南寺一首與咸淳臨安志芻合兼可以稽詩集之不同云嘉慶己巳三月

盧忠肅公遺墨跋

忠肅盧公手牘騫所經眼者無慮十數丙寅歲嘗摹勒一通於石屬公六世孫華揭於宜興特祠今此蹟乃公裔孫楷所藏二札竝與其外舅王帶溪先生者此書見於寫本全集而前札則刻本忠肅集及全集舉未之載知其遺佚者多矣間以年譜考之是札當作於崇禎四年辛未方備兵大名時迄今已百八十載光采煜煜凜乎若有生氣流於行間昔文山先生臨難家書後有得其片言寸楮者不翅寶若璆貝史閣部之遺書至藏諸

天府刻於墓祠以爲百世忠義勸而況親爲其後嗣者哉竊旣爲楷跋所藏全集顧斯卷舊褻半泐復爲攜浙命良工重整謹志數語而仍歸於楷云嘉慶辛未書於拜經樓時年七十又九

沈啟南做大癡連山夾礪圖跋

連山夾礪圖爲石田絕得意之作予藏之四十餘年  
出入與俱幾如趙子固之蘭亭性命可輕矣卷長二  
丈一尺高八寸畫於冷金箋文待詔篆書題其前曰  
字關二翁倣黃一峰連山夾礪圖凡十二字石田自題

云近見大癡山水草木蔽虧江山上下令入視之恍  
然明牕淨几試臨一過其大槩或得一二若曰高古  
閑雅邈不可及矣姑書此以俟知者教之後有瞿稼  
軒跋略云畫至大癡而蒼勁高渾極矣老人沒後罕  
有繼軌者惟啟南沈先生筆力蒼勁可與頡頏而氣

格高渾過之此圖平林曲岸複嶂重湖尺幅間景象  
曠遠奚翅千里要自先生興之所寄縱橫超逸非沾  
沾學步一峰也聞先生世隱吾鄉相城其遠祖蘭坡  
公與大癡黃鶴山樵輩相友其祖介軒暨其伯南齋  
其父同齋皆工詩善畫又與沈臞樵謝葵邱輩往還  
淵源所自其來已久迨啟南出而畫益高名益著直  
欲籠罩千古豈直跨越一時然此圖跋語云云蓋先  
生自道也此跋作於丙子二月稼軒生平篤嗜石田  
畫收藏甚富置之寶石齋竝爲之刻集此當爲寶石  
齋中第一名跡不期流落人間百數十年復爲予有

洵可謂有翰墨緣者昔秀水錢蔣石侍郎嘗從予借  
觀一見卽欣然題識幾欲焚香下拜烏程陳映千學  
博取錄入寓賞續編矜爲生平僅見之蹟竊按石田  
自署謂偶見大癡山水而臨之不著其圖名惟文待  
詔題做連山夾礪圖大癡連山夾礪圖亦未見於收  
藏家然衡山當必有所據而云然耶又細玩此圖雖  
曰規模大癡其用筆縱橫變化實出入於宋元諸名  
家而集其大成殆可稱畫苑之神品而稼軒跋謂非  
沾沾步驟一峰洵知言哉

文衡山拙政園圖并題詠眞蹟跋

文待詔拙政園圖予夙昔慕想以未得一見爲悵今  
爲同邑胡君豫波所藏乃得從之借觀此園爲東吳  
第一名勝剏始於王敬止待御厥後展轉易主盛衰  
興廢昔人題詠記載不下於李去非之志洛陽名園  
竝詳予所輯徐夫人拙政園詩餘外錄圖作於嘉靖  
十二年癸巳蓋侍御已歸老於吳歷今且三百載園  
中花木臺榭不知幾經榮瘁變易矣幸畱斯圖猶可  
徵當日之經營位置歷歷在眉睫間又如身入蓬島  
閨苑琪華瑤草使人應接不遑幾不知有塵境之隔

非所謂若有神物護持者耶侍御歷官以屢忤權奸  
直聲著朝野待詔殆雅相知契故旣爲此圖係以題  
詠復爲作記園中諸景凡三十一景各一圖筆法縱  
橫變化大都集宋元諸名家之大成而參以己意故  
爲此公絕構至冊首林康懿題詞言敬止獲譴賴其  
父文安論救得從輕典此圖外之意歌詠所未及者  
皆與明史本傳相應會亦可資攷證者此園後又爲  
吾鄉陳素庵相國所得其夫人徐氏湘蘋尤工翰藻  
遂取園名以名其集予嘗爲合梓至今膾炙人口豫  
波屬予審定爰識其梗概而歸焉



仇實父文姬歸漢圖跋

文姬歸漢圖予昔嘗見劉松年寫本卷長四尺中列蕃漢人物騎從甚富後有元明人題跋時亦未能必其真贋後讀漁洋續集有題文姬歸漢圖七古自注宋南渡祇候司張某寫詩中所述景象與後漢書列女傳及文姬悲憤詩都相應而於松年迹卻無髣髴今年中秋偶遊硤川見此卷憶及前事因購之以歸復取漁洋詩印證之靡不吻合殊爲增快圖中發首一人仗旌于前導次一婦人倚馬而立又一人控一馬而立三人竝漢表此卽所謂前行一馬建隼旗後

有數馬鳴相呼也次一蕃兒年可十六七牽一騎而待次一漢裝人持節在文姬馬前文姬據鞍背面以一手掩淚斜露釵鬢卽所謂文姬玉面貂襜褕聳肩愁黛愁不娛也傍一人貂帽重裘倚文姬馬俯首而泣殆卽范史所云南單于右賢王者次一蕃婦抱幼孩引一雛望母攀號一段情景極夫婦母子生離死別悽愴之狀卽所謂兜離窈停非故都魂銷影絕悲兩雛也最後一人漢裝馳馬而殿通計人十有一馬五而意致裝飾無一相同者其餘惟平原衰草黃塵蔽日枯柳吟風肅漠無際欸署文姬歸漢圖嘉靖庚

戊七月旣望臨陳居中筆意仇英實父製卷長三尺  
八寸高八寸絹本按宣和畫譜有李公麟文姬還漢  
圖張某陳居中皆宋畫院中人故各有臨本而實父  
又一代名手其真蹟流傳自使人玩味不盡東坡云  
晚知書畫眞有益可惜歲月來無多誠非虛語獨恨  
予之衰耄未能更爲詩歌繼漁洋之後以爲實父張  
一幟爾辛未冬日志

沈朗倩富春山居圖跋

黃一峰富春山居圖乃千古名蹟昔爲宜興吳澈如光祿所得藏於雲起樓下鄒臣虎書富春軒額揭之名人過者無不索觀賞玩如董文敏諸公均有臨摹題識澈如後以分授長子洪裕洪裕無子臨卒命家人焚之以殉聞者靡不悵惜而譏洪裕之不達朗倩平日亦常從澈如借觀臨摹及洪裕旣卒追摹而爲此圖長四丈有餘高八寸其用筆運意開闔變化縱橫佚蕩間復參以北宗可謂極丹青之能事流傳松陵間子屬魏叔子物色良久始得之竊自喜富春舊

景日夕在吾臥遊之間朗倩自題左方曰黃子久師  
友董巨爲南宗最上一層嘗用五墨法尤精焦破二  
種嘗作富春山墨戲長卷元宰宗伯質陽羨吳澈如  
千南金後爲長公祕藏三十年前同蔣澤壘開府吳  
石雪兵憲同觀於銅官山房墨瀋淋漓雲煙滅沒令  
人置身屢屢潺湲間眞千古奇邁也閱其題非關富  
春形勝乃爲一苾蒻畫於山中五年始成後爲家石  
祖構藏亦有臨本予及見之今戊戌病月石翁公祖  
以鵝溪縑三丈餘屬畫是卷悄恍徊徨覺子久腕中  
物捻入毫端并誌之觀朗倩此題蓋自負亦不淺矣

予既得是卷而陽羨友人又爲鉤摹臣虎富春軒三  
大字見寄陳孝廉製額懸於西簾予賦長歌以紀好  
事傳爲佳話嗟乎天地間物無長主書畫亦其一故  
東坡言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畱意於物且  
以澈如之儲藏尚不及三世已化爲雲煙過眼矧予  
之區區抱殘守闕曾何足以稱數姑書於卷尾聊以  
志一時之遇合云爾

按子久富春卷爲洪裕所燬人皆惋惜據櫟園讀  
畫錄謂洪裕臨危其嗣子從火中撤出僅焚其前  
半欲售於鄒臣虎索值千金臣虎無以應復題其

後而還之則眞蹟實未全燬旣而別售於丹陽賀氏再歸於荆溪潘氏潘氏散出不知落何所吾又從潘氏後人見朗倩富春山圖卷圖已失僅存

國初諸人爲高節培題跋甚多蓋朗倩追摹亦不止一本予所得特其一耳茲摘錄潘卷跋語數則以見讀畫錄所記爲不謬而洪裕之爲眞東坡所誠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而適足以爲病者也

黃子久富春圖爲先叔光祿公世寶以貽楓隱弟臨終付之咸陽一炬親朋無不惋惜此卷爲沈朗倩所臨神骨蒼秀而變化自如不恨不見大癡恨

大癡不見此矣節培年兄鑒識精明自當寶惜百倍開牕展玩得無笑癡仙火遁之陋乎壬辰小春國華志

富春卷先光祿藏之久先孝廉燬之半今且付之烏有矣見石天臨本獨得其神駿歸節培年兄鑒賞卷雖燬癡仙精靈燁燁猶未沒也吳邃吳湛吳之甲同觀

沈石天富春山圖臨黃公望筆也公望卷爲伯氏楓隱世寶竟以臨終付之茶毘雖爲家伯仲於烈焰中救出然火遁其半矣神物不傳信有之邪今



觀石天所臨神骨宛肖而色相逼真公望卷可謂  
不焚矣喜賦長篇以呈節培年兄用紀兩圖成毀  
因緣不自知其言之俚陋也荆溪吳麟祥

畫派如禪亦分南北二宗南宗自王摩詰以來遞  
至元四大家首推一峰道人以其清遠蒼秀凌跨  
羣雄故也先伯父光祿公枕祕名跡雖多實以富  
春圖爲甲觀後貽家季問卿臨終不能割愛付祖  
龍雖救得其半此殺風景事不足道但當什襲時  
亦嘗聽人展閱無能追一筆惟吳門沈石天風骨  
駿逸克紹恒吉啟南正傳昔年來遊荆溪坐臥雲

起樓時時縱觀此圖略其元黃得其神駿遂以意  
背臨此卷子從臨摹之暇亦究心六法知其不以  
形似超絕一時大抵臨畫與臨書如驟遇異人止  
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絕去摹倣之蹟故  
稱名家此可與知者道寄語節培今而後直謂之  
沈石天富春圖亦無不可荆溪吳應運

詩不具錄

子久富春圖爲先祖澈如公所寶貽叔父問卿珍  
重異常卷置雲起樓中坐臥與俱非識賞家不出  
示憶甲戌之秋先大人筮仕富春子時尚幼舟行  
但見長江絕巘而已然亦心知其勝年來每思富

春山水卽往雲起樓索子久卷以當臥遊前庚寅  
冬先叔將辭逆旅欲以爲殉又慮落他人之手強  
起焚之火熾逾時叔父以不支就枕予與家昆旋  
掬出火先是子久卷長三丈出火時才二丈許耳  
每展彌深痛惋今觀石天所臨不規規形似而神  
骨逼真聞石天在雲起樓縱觀子久畫故最得其  
妙邪展玩之次亦恍如身在雲起樓時寄語石天  
黃公望子久矣吳貞度

張復乾元峻壁圖跋

予生平於陽羨溪山探訪殆徧若善卷龍池張公南  
岳銅官離里諸勝而國山碑碧鮮巖側搜得東吳自  
立大石埋沒數百年無人知者亦屢經摩挲而題名  
石上惟乾元峻壁曾未一理筇屐嘗觀吳貞吉乾元  
界詩云峻壁藏深隲仙臺俯碧空幽篁一蕭瑟我欲  
御長風不禁飄飄作凌雲想昨冬猶子昂駒從荆溪  
購得此卷攜歸欵書萬歷乙巳秋爲澈如儀部寫蓋  
雲起樓故物澈如乃貞吉大父安知此圖非貞吉之  
曾藏邪復字元春太倉人其筆墨近頗少見昔王元

美最重元春畫嘗云吾吳自隆萬以來丹青一派斷矣惟元春能自運生趣凡荆關范郭馬夏倪黃無所不有功夫不及仇實父而天真過之今觀此卷雖不必盡如所云然於蒼蔚中間參以北宗故知弇州爲知言也畫作於萬歷乙巳迄今已二百餘載神氣無損長一丈九尺五寸高一尺二寸有半與予所藏沈啟南吳中山水卷及沈朗倩富春山居圖竝可稱畫苑之鉅觀昂駒旣請予題亦自爲之跋冀後之人知斯蹟展轉流於吳氏蓋亦有翰墨緣云

徐俟齋鄧尉十景圖冊跋

徐俟齋先生抱高節生平足未嘗入城市百餘年來  
書畫之流吳下人家幾以有無定清俗予入支硎嘗  
訪其葬處瞻澗上之遺祠蕪蕪弗治爲之慨歎今年  
忽購得此鄧尉十景圖冊不禁狂喜蓋山水旣奇隲  
而畫與文筆之妙又足以發其靈祕眞先生晚年極  
用意之作也余自辛酉初夏挈蘭貞薄游光福靈巖  
諸勝歲月云邁此境時縈夢想今得斯冊每明窗潔  
几相與淪茗靜觀恍若搢楫銅坑身度虎山橋千巖  
萬壑有應接不遑之致載讀諸題記又知其以文

靖公墓在山中故至輒畱連而不能去直覺鄭所南之高風距人不遠豈特竹垞所謂獲一珊瑚鈎而已哉蘭貞請予跋之而自以小楷署名其後因書時嘉慶戊辰夏仲

案先生居易堂集載此諸跋及畫冊復還記云以丁酉歲作鄧尉十景畫貽元墓剖上人俾作山門永鎮旋被淮上富人豪奪其人死始得索還蓋已大費經營矣旣又以儉歲絕糧質於吳昌文先生姊壻也先生乃更寫一冊與吳易原冊而仍納諸方丈時則辛酉歲也距初寫時蓋已二十五年矣

此冊未著歲月究莫知是初本抑重寫本追溯先生初寫於丁酉歲重寫於辛酉而予與蘭貞之遊鄧尉恰又值丁酉若相與有翰墨緣者今重展此冊則又在癸酉一剎那間百五十餘載而蘭貞之下世已五閱寒暑矣昔人謂書畫長流天地間若吾輩偶於電光劫火中現去來相又奚足以問恒河沙數聊爲空門識一段公案不禁閣筆憮然也癸酉端陽後一日兔牀老人時年八十有一



程節母墓碣銘

予長夏齋居蒸暑若炊方啟北牖而追涼風有冒暘  
叩門以母氏將葬徵文以碣其墓者情詞懇惻汗淚  
交下予感其誠不敢以不文辭按狀母李氏儒生曾  
三女峽石石二莊人也少而婉婉淑行夙著年二十  
五適同里程子上珍伉儷相莊若賓客事舅姑以孝  
聞婚五載上珍遘疾卒無子母慟哭不食誓以身殉  
堂上苦憫之乃黽勉視息代供子職家酷貧惟藉十  
指所入營菽水度朝夕復撫姪一飛爲嗣以縣宗祀  
時一飛甫十齡零丁孤苦義方之訓甚切長爲婚娶

以一身撐拄外內數十年如一日也迨晚歲猶勤操  
作不少倦卒於乾隆六十年月日距生雍正四年月  
日年七十歲以苦節被旌一飛少孤弱尅苦無以  
爲生藉醞釀以供甘膳稍稍獲售結廬審山下庭前  
怪石林立散植花木春秋良日必率家人奉一卮母  
前以博其歡心又喜延接文士觴咏無虛日以故匪  
僻之人無自而近此皆母教之善也又嘗度地規築  
三賢祠於紫微山之陽緣母性不喜二氏凡東西二  
山琳宮梵剎生未嘗一窺其戶一飛特欲藉三賢延  
其香火以申罔極之恩基構垂就會有異端尼之者

未幾祠燬於火而僧亦茶毘焉其營親墓也在沈山之麓凡松楸馬鬣之封植券臺綽楔之崇固皆銖積寸累躬親畚插不遺餘力爲之雖士大夫有不及者予友陳茂才敬璋重其行爲作碣三子傳一飛其一也昔人云不知其母視其子觀一飛之爲人而后知其母之節行不益可信哉一飛將以某月日啟母之殯與上珍合葬爰爲之銘曰

虔滄灝以雪涕兮惟穹蒼之可告兮縣伯休之盼嚮兮侔厥功于再造兮捐予鬢以延賓兮亮靡德之不報兮崇三賢之櫟楠兮屑濫施于巫媼兮暴冰操于

爰赫兮後金石而弗耗兮

任安上文學生壙志

荆溪任君與予以文字相交數十年晚而情好彌篤  
間屬予文以誌其生壙辭之屢矣而請益堅竊惟墓  
志碑銘殆盛于東漢之世若晉陶元亮作自輓詩自  
祭文唐王績李棲筠嚴挺之白樂天柳子華之流皆  
自撰墓誌此達者之所爲也明歸熙甫撰韻南雲生  
壙志遲至十二年而始成蓋亦難乎其言之然終踐  
前約矧予老矣念與君之諾責其可以弗償乎按君  
名安上字安上澧塘其別字姓任氏常州荆溪人也  
高祖諱權順治初與任元祥陳維崧顧貞觀秦松齡

諸公並入國儀社會祖諱登朝截選訓導嘗識溧陽  
尚書蘭枝于六歲時佐以資斧贈脩職郎祖諱道南  
攻古文辭有集行世壽八十一吏部翔爲作傳考諱  
敦復苦學早卒業師翔爲作傳太平教諭史崧撰墓  
誌母徐孺人君自少卓犖有至性孝友端慤不慕浮  
華不邇匪僻讀書過目成誦任于荆溪爲望族科第  
之盛時莫與比而文章經術世有聞人尤爲士林所  
景慕君承傳家學蚤歲補博士弟子著聲黌序間顧  
累絀于棘闈同儕皆爲之搯攬君恬然安之未嘗有  
悒悒之色荆溪古陽羨地溪山明秀甲于東南日與

諸吟朋探奇覽勝蒐訪古迹結長溪詩社唱和無虛  
日所與遊從若儲成章朱麟徵潘允喆申澤溥周迪  
潘兆熊儲徵甲吳衡章輩皆擅詩名而撿月旦者必  
以君稱首君子書無所不窺詩古文詞下筆數千言  
可倚馬待尤熟于鄉邦文獻錢塘袁枚自白下訪之  
亟稱其歌詩樂府而善化唐仲冕宰荆溪重脩宜荆  
二縣志多諮訪于君君爲人爽塏直諒胸無城府于  
交遊尤敦古處言論丰采間涉詼諧然中故嚴正于  
義利之辨斷斷不肯稍事唯阿故人皆視同畏友嘗  
遊青浦偶見薙髮者陳文壁間詩讀而善之詢知卽

文作大喜遂錄爲弟子徧爲延譽文甚孝隱于賤業以養母未幾死君哭之慟其憐才好事類如是君生于乾隆癸亥三月二十六日娶馬氏子三長昇日昇頂昇皆傳君業長昇更蚤慧惜未冠而殤予嘗爲墓壙志勒于石銘曰

釣臺經術家有師昌予者文弼予詩鑒井而飲耕東菑達天知命追潛岐銅峯石室壽與齊千秋視此銘不移



萬蒼山蟄室銘

騫以嘉慶元年丙辰春自營蟄室於海鹽萬蒼山之  
陽前臨永安湖層波渺瀰環豕植梅華時若雪後距  
陳則梁先生之海月葺僅可一舍畢如宰如南北適  
相望也基鬲粗竟知友來遊者多資以詩文或題石  
碣以爲光寵顧騫自愧薄劣奚敢希蹤前喆聊撰斯  
銘勒之山陲冀得存姓氏庶不與冥漠君同其埋沒  
幸矣銘曰

幽卿締構滕公是藏萬蒼一弓海月可望亘以脩隄  
團以萬雪爰有條梅亦落其實日東月西年年合璧

高士長牆永安爾宅

補遺

秦永受嘉福五當研銘

作永受匹羽陽億萬年期無疆琢之磨之可以注阿房

香姜半研銘

鄴宮妃央賺茲半面娣視銅臺似畜灌殿茹主餘妝  
墨卿良伴止寫相思不紀恩怨

嬰武研銘

上有鸚鵡  
眼七

隴山煥文端湍滌潔鸚之鵠之七星瑩徹巧言如簧  
莫捫朕舌

筇杖銘

筇乎筇乎吾與爾其相從于無窮乎

枯木浮查贊

探月窟窮星源形骸枯木日月還丹查上老人眼看

碧桃華開八十又一番

碧桃八十一番  
華放翁詩句

笑知已度陽

春二百四十萬零三千年

愚谷文存續編卷二終